禮記集解

禮記卷十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月令第六之三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翼者南方朱鳥之第六宿而鶉尾之次也案漢三統書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秦時七月節日在翼二度也又案三統書七月節昏斗四度中旦畢八度中秦時七月節昏斗六度中旦畢十度中

其日庚辛

高氏誘曰庚辛金日也漢書律志曰斂更於庚悉新於辛鄭氏曰秋時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愚謂庚辛屬金故凡日之値庚辛者屬乎秋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釋文少詩召反蓐音辱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皡金天氏蓐收少皡氏之子曰該爲金官孔氏曰西方收斂元氣便少故西方之帝謂之少皡蓐收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愚謂少皡在天金德之帝金天氏乘金德而王其號亦曰少皡祭金帝則以配食焉蓐收在地金行之神該爲金正其官亦曰蓐收祭金神則以配食焉

其蟲毛

馬氏晞孟曰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故秋則其蟲毛吳氏澄曰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故凡物之毛者皆屬金愚謂毛蟲陸處而走得陰之少者也故屬秋

其音商

鄭氏曰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漢書律志曰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

律中夷則

鄭氏曰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漢書律志曰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蔡氏元定曰處暑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其數九

九者金之成數也

其味辛其臭腥

鄭氏曰辛腥金之臭味也凡物之辛腥者皆屬焉馬氏睎孟曰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爲腥

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値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愚謂門偶陰也且秋主內內從外始故秋祀門祭先肝者肝屬木秋金勝木用其所勝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呂氏春秋用始作始用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高氏誘曰是月鷹摯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孔氏曰案釋蟲云蜺寒蜩郭景純云寒螿也

似蟬而小青赤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卽食故曰示有先也方氏愨曰春露則生秋露則殺以其殺故言白葢白爲秋之正色故也愚謂陰氣盛而露重故色白寒蟬生於夏前此未鳴至是月感陰氣而鳴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釋文駱音洛

總章左个明堂西方之南室也萬物至西方而章明成熟故曰總章戎路兵車也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金穀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者外有廉隅而其中深邃象金氣之嚴肅而收斂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立秋七月之朔氣也迎秋者迎白帝少皞而祭之於西郊之兆而金天氏配食焉軍帥諸將也武人軍士之有勇力者賞之者將順秋氣而耀武也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釋文詰去吉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呂氏春秋順作巡

士謂其人選之則無不精兵謂其器厲之則無不利桀俊卽士之材勇者簡練簡擇之而以其器練習之也士旣可用然後專任有功之將以征不義之國蓋戰者危事非有已試之效者不敢任而任之不專亦無以責其成功也詰謂問其罪誅謂討其人暴者暴於民慢者慢於上暴慢卽不義之人詰誅卽征之之事所征如此所

以明我之好義而惡不義以順服彼遠方之國也彭氏乘夫曰此亦因時氣而著此令非謂出師必用此時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

爲將順秋氣而斷刑也繕亦脩也法制傳之於古則脩而明之囹圄春之所省桎梏春之所去則繕之具之禁其姦以戒之於未然罪其邪以治之於已犯搏若周禮司隷搏盜賊之搏搏執謂搏擊而拘執之罪邪言愼懼其濫及於無辜搏執言務又戒其縱釋乎有罪也孟秋之政首言治兵而繼以明刑順天地肅殺之氣也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釋文創初良反斷丁亂反○註疏以審斷決爲句蔡氏及高氏呂氏春秋註並以審斷爲句斷字徒管反決字下屬今從之

蔡氏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絶曰斷愚謂理治獄之官於周禮則士師鄉士遂士之屬也傷也創也折也斷也四者皆掠治罪人所致傷輕故瞻之而已創重於傷故察之折又重於創故視之斷又重於折故審之皆恐其以創重致死矜恤之意也端謂明於曲直之辨而無所枉平謂得乎輕重之宜而無所頗蔽者肅之反謂政令之寬縱也承上文而言所以戮有罪嚴斷刑者所以順天地之氣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方氏愨曰穀謂稷也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獨於稷言穀以其爲五穀之長也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凡以此爾皇氏侃曰不云牲記文畧也愚謂嘗麻嘗稻在秋皆用犬嘗穀

亦用犬與

命百官始收斂

鄭氏曰始收斂順秋氣也愚謂秋主收斂命百官始收斂者官之收斂以是月始也

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釋文隄本又作堤丁兮反防本又作坊音房

應氏鏞曰夏時脩利堤防無有壅塞秋時則完而謹之蓋夏潦不可隄也秋潦則可隄矣一通一障其爲民患一也愚謂季春脩利隄防當大雨時行之後不能無損壞故又脩之辰角見而雨畢是時雨猶未畢故云備水潦

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釋文坏步回反○呂氏春秋坏作坿

鄭氏曰象秋收斂物當藏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釋文

使色吏反○呂氏春秋無諸字以割地作割土地行大使二句作行重幣出大使又此下有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句十字

爲其逆收藏之氣也封諸侯始建國者割地有功而加賜者○鄭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愚謂月令之法大抵順陰陽爲出內不必以古制繩之說已見孟夏章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鄭氏曰亥之氣乘之也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釋文復扶又反還音環又音旋

鄭氏曰寅之氣乘之也旱者雲雨以風除也五穀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釋文瘧魚畧反○鄭註今月令

瘧疾爲疢疫

鄭氏曰巳之氣乘之也瘧疾寒熱所爲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釋文觜子斯反又子髄反觿戶圭反又戶規反○呂氏春秋觿作巂

角者東方蒼龍之第一宿而壽星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則漢時立秋後七日日在角初度秦時立秋後五日日在角初度也觜觿西方白虎之第六宿也案三統書八月節昏斗二十六度中旦井二度中則秦時立秋昏時牽牛二度中也漢時立秋旦時觜觿已西過十一度秦時立秋旦時當井四度中也秋分昏旦中星相去一百八十二度有餘八月節中星相去一百七十五度加晨昏分五刻約減十八度當相去一百五十七度自牽牛二度至井四度得一百五十五

度若至觜初度止一百四十八度其誤必矣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吕
鄭氏曰南吕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
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吕之律應周語曰南吕贊陽秀
物漢書律志曰南任也言陽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
位於酉在八月蔡氏元定曰秋分則南吕五寸三分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釋文盲亡庚反）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元鳥歸謂去蟄也凡
鳥隨陰陽者皆不以中國爲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
九月（今夏小正作八月孔云鄭所見本異）丹鳥羞白鳥說者曰丹鳥也者
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
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

閒孰是疏云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未閒孰是高氏誘曰是月候時之雁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元鳥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元鳥氏司分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禦寒也故曰羣鳥養羞方氏慤曰盲風又謂之閶闔風元鳥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項氏安世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取之以爲養羞如雉鶉鴇雁鶩今人皆至秋食之愚謂羣鳥養羞之義未詳高氏方氏項氏之說未知孰是以夏小正之義推之方氏稍長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大廟明堂之西堂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釋文麋亡皮反粥之六反字林羊六反順物之成而養之也鄭氏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高氏誘曰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養是也張子曰老人津液少不能乾食故麋粥爲養老之具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釋文量音亮下度量同○呂氏春秋恒作常司服春官之屬也鄭氏曰文繡祭服也文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爲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此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愚謂量卽大小長短之齊限也故謂制度及所用采色之成法也祭服重故言之詳餘服輕故言之畧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釋文當丁浪反橈女教反又乃教反字林作撓非

高氏誘曰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斬獄刑殺皆重其事故曰必當凌弱爲枉違彊爲橈鄭氏曰申重也當謂值其罪愚謂孟秋既命嚴斷刑矣是月又命申嚴之重民命也於百刑中又特言斬殺必當以大辟之刑尤宜愼也枉則失入橈則失出二者皆謂之不當人命至重用刑不當則反受其殃明有國法幽有天道無可逃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釋文行下孟反中竹仲反○呂氏春秋循作巡饗作享

鄭氏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

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愚謂大宰掌贊王牲事大祝掌接神故命之循行犧牲全具謂體完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芻豢足則肥減則瘠肥者乃中爲牲也比合也必比類者若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必各比於其類也小謂羔犢大謂成牲長短若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是也中度謂中大小長短之度也全具也肥也物色也小大也長短也五者皆得其當雖上帝至尊猶且饗之則餘神可知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釋文難乃多反○呂氏春秋難下有禦佐疾三字達作通

是月陰氣始達於地上故天子爲難以禦之不及於國人者以陰氣猶未盛也達謂道而行之也凡天地不正之氣凝滯則中乎人而爲害道而行之則其害消矣鄭

氏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然則凡難皆有磔禳之祭此不言者文畧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麻始熟也秋食犬故是月嘗麻九月嘗稻皆以犬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釋文窖古孝反○呂氏春秋窖作窌

鄭氏曰爲民將入物當藏也入地隋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高氏誘曰國有先君宗廟曰都無曰邑穿水通竇不欲地泥濕也穿窖所以盛穀也圓曰囷方曰倉愚謂築城郭謂舊時已爲都邑而未有城郭者則築之建都邑謂舊時未爲都邑者或當建則建之此皆以寒氣至而民將入也穿竇窖以藏穀於下脩囷倉以藏穀於上此

皆以禾稼熟而穀將藏也孟秋脩宮室補城郭而已此月則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脩之補之之功少築之建之之功多案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月令興土功以仲秋此亦秦制之異於古者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釋文趣七住反本又作趨又七綠反畜丑六反○呂氏春秋畜作蓄

鄭氏曰蓄為禦冬之備也高氏誘曰有司於周禮為場人場人也蓄菜乾苴之屬也詩云亦有旨蓄以禦冬也吳氏澄曰菜之外他物皆當積聚而蓄之愚謂孟秋命百官始收斂收其在官者也此言趣民收斂斂其在民者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呂氏春秋其有作其或

鄭氏曰麥者接絶續乏之穀尤重之孔氏曰前年秋穀至夏絶盡後年秋穀未登麥此時熟乃接續其乏絶黍稷百穀不言勸麥獨言勸是尤重之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釋文坏音陪踐于鵂反涸戶各反呂氏春秋雷下有乃字坏作俯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曰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孔氏曰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爲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爲始戶謂穴也以土增益穴之四畔使通明

處稍小以陰氣將至是以坏之稍小以時氣尚溫猶須出入十月寒甚乃閉之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呂氏春秋同作一角作齊斗作升

高氏誘曰三十斤爲鈞吳氏澄曰鈞石五權之二斗甬五量之二正之角之所以同之平之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釋文易以豉反○呂氏春秋納作入集作雜財下有物字

鄭氏曰易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孔氏曰關市既易商旅自來是來商旅也商旅既來貨賄自入是納貨賄也所須皆供故國無乏用上下豐足故百事乃成愚謂重關市之稅者所以聚財

也然而商旅去之則財用必匱輕關市之稅者所以徵財也然而商旅趨之則財用自足是故國家足用之道在此不在彼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呂氏春秋舉大事作舉事大數作天數愼作乃此下有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九字

鄭氏曰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爲之戒焉愚謂此承上百事乃遂而言大數謂天道也天道運而爲四時時各有類陽宜溫陰宜肅陽宜發陰宜收斂也蓋財用既足則百事無患於不遂然恃其財用之足逆天時而妄舉大事又不可也故又因而戒之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呂氏春秋有下有大字

鄭氏曰卯之氣乘之也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乃有恐以火訛相驚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釋文復扶又反○呂氏春秋無乃字

鄭氏曰午之氣乘之也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釋文數所角反

鄭氏曰子之氣乘之也風災北風殺物先猶蚤也雷先收聲冬主閉藏也草木蚤死寒氣盛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房者東方蒼龍之第四星而大火之次也案漢三統書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氐共十五度則漢時寒露十二日日在房初度秦時寒露十日日在房初度也虛者北方元武之第四宿也案三統書九月節昏虛二度中旦張

初度中則秦時九月節昏虛四度中也漢時九月節旦時柳星已西過九度秦時九月節旦當張三度中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釋文射音亦

鄭氏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漢書律志曰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蔡氏元定曰霜降則無射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釋文蛤古荅反鞠本又作菊九六反僇本或戮○呂氏春秋鴻作候乃作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
孔氏曰國語云雀入于海爲蛤故知大水是海也高氏
誘曰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秋是月殺獸四圍陳
之世謂之祭獸戮禽謂八月鴻雁來始行而未至也是月
鴻雁來賓始至中國也曰來賓者雁以北爲鄉其在中
國也若來爲賓客然鞠治鷸也祭獸戮禽爲殺獸以祭也
猶言貙乃祭鳥用始行戮爾禽亦獸也其名通稱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右个明堂西方之北室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
無有宣出 呂氏春秋內作入
申嚴號令申孟秋收斂之令也百官之貴者謂卿大夫

賤者謂士也無不務內言其收斂皆當畢也秋主收冬主藏官之收物始於孟秋畢於季秋於是始言藏冬將至也會猶合也言會合於天地藏物之時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釋文之收如字又守又反○呂氏春秋無乃字穀作種

鄭氏曰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祗亦敬也祗敬必飭重粢盛之委也孔氏曰神倉者貯祀鬼神之倉也命冢宰藏帝藉所收禾穀於此神倉之中當敬而又敬無不飭正也愚謂舉五穀之要於將藏之時核其多少之實數以制國用也祗敬必飭言當蓋藏完密以避燥溼朽蠹之患也此承上會天地之藏言蓋凡物皆藏而以五穀爲重五穀皆藏而尤以神倉爲重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氏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張氏慮曰將休老勞農凡終歲勤動者無不休矣百工之役使之少息亦順時之政也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入室謂自廬舍而入居於都邑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稱之吹吕吕曬反○吕氏春秋無命樂正字

入學習吹入學教國子以吹而使習之也春爲陽陽主動故習舞秋爲陰陰主靜故習吹周禮籥師掌教國子吹籥孔氏曰周禮大胥秋頒學合聲卽此季秋習吹一也

是月也大饗帝句嘗句犧牲告備于天子

大饗帝祀上帝於明堂也嘗者宗廟之秋祭也二祭皆

於是月行之故有司以犧牲皆備告於天子也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鄭氏以合諸侯制為句百縣下屬吳氏澄云合諸侯一句制百縣一句今從之

諸侯畿外之諸侯百縣畿內鄉遂及三等采地之屬合諸侯制百縣皆謂合之而定其制也於諸侯言合於百縣言制互文也朔日來歲十二月之朔也秦正建亥九月為歲終故於此頒來歲之朔於內外而使受之諸侯百縣之稅於民者有輕重之法貢於天子者有遠近土地所宜之度於頒朔而并令受此法焉則取民者有制奉上者有準矣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者言所以令諸侯入貢凡以事天地祖宗而非有所私於已也諸侯之貢非但給郊廟之用特舉其重者言之爾張氏虙曰

遠近所宜若周禮男服貢器物衞服貢財物之類土地所宜如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揚州貢金三品之類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呂氏春秋班馬政作頒馬

鄭氏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孔氏曰周禮司兵掌五兵鄭司農註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云步卒之五兵則有弓矢而無夷矛愚謂五兵者弓矢也殳也矛也戈也戟也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酋矛夷矛之皆爲矛猶唐大夾庾之皆爲弓也先鄭分而爲二非也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左執弓右持矛後鄭以弓矢專屬於步卒亦非也仲夏因別羣而頒馬政養馬之政也此因田獵而頒馬政用馬之政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釋文騶側求反搢如字又音箭扑普卜反○呂氏春秋旌作旍旐下有輿字授作受面作嚮嚮下有以字

鄭氏曰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旐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懸謂僕者大僕戎僕之屬也騶說文云御也左傳孟氏之御騶豐點韓非書使騶嬖粟以食馬騶掌御又掌食馬蓋周禮馭夫僕夫趣馬之屬也七騶皇氏云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七騶案左傳晉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皇氏所謂總主之騶蓋卽乘馬御與騶掌駕馬而僕監之曰咸駕者王出則五路皆從故命騶皆駕之而大僕以下各監其所御路之駕也析羽爲旌龜蛇爲旐周禮大司

馬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
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獨舉
旌旐者畧言之也授車以級謂諸侯軍吏以下之車各
以等級授之也左傳鄭伯授車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
叔爭車則卿大夫戎事之車皆官給之田獵亦然也鑿
謂陳車徒之行列設謂設驅逆之車也屏以木爲之樹
於和門之外以爲蔽者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
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鑿設於屏外謂
既教戰出於和門之外而陳車徒設佐車也司徒小司
徒也周禮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扑
所以罰犯令者搢於帶間也誓者誓以犯田法之罰
若周禮註引漢田律云無干車無自後射是也車徒背

門而南面故司徒北面向屏而誓之四時之田皆既教戰然後田獵而皆有誓焉周禮大司馬於大閱言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此教戰之誓也於蒐田言表貉誓民此田獵之誓也教戰之誓在未出和門之先田獵之誓在既出和門之後此誓於屏外謂田獵之誓也教戰以象用師用師則君親誓師故郊特牲云君親誓社以其事重故也田獵之誓但戒其從禽之不如法者其事稍輕故唯司徒誓之而已○大司馬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建大常而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木路建大麾以田何也葢王之車皆建大常若卽戎則大常外別建大白田獵則大常外別建大麾也左傳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是諸侯戰時亦建龍旂王戰時亦建大常可知田獵亦然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

侯殺則下小綏則諸侯以下田獵皆别建綏但其大小不同耳大綏小綏既殺則下之而大常與旂則不下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釋文挾子協反又音協○呂氏春秋厲飾作厲服厲飾挾作操獵作射鄭註今月令獵爲射

鄭氏曰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愚謂主祠掌祭祀之官四方四類及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之神兆之各以其方者也四方與社稷爲五行五土之神祭社稷者必及四方祭四方者亦必及社稷也周禮大司馬春田獻禽以祭社秋田致禽以祀方春言社秋言方互見之也○孔氏曰熊氏云戎服者韋弁服也秋冬之田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愚謂司服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蓋四時之田教戰皆韋弁服田獵皆冠弁服也

熊氏謂四時田獵異服義無所出弁用皮冠用緇冠弁服者用冠之物而如弁之制爲之者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鄭氏曰伐木必因殺氣方氏慤曰爲炭以禦冬寒也

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戸乃趣獄刑毋留有罪釋文墐所靳反趣者促又七住反○呂氏春秋内作穴

墐謂塗閉之是月殺氣益盛而陽氣在下故蟄蟲咸俯其首以隨在下之陽氣又塗閉其戸穴以辟地上之殺氣也乃者繼事之辭以趣獄刑繼蟄蟲墐戸言之者蓋蟄蟲墐戸因天地殺氣之盛以明此月可順時而行殺也斷刑之事始於孟秋申於仲秋至是則獄辭皆具而秦正建亥歲首不可以行刑故當刑者皆於此月趣決之也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釋文當丁浪反供九用反養餘亮反○呂氏春秋當下有者字供作共

鄭氏曰祿秩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不宜欲所貪嗜若熊蹯之屬非常食也高氏誘曰供養之不宜謂所養無勳於國故收之愚謂二事皆言收則供養非謂王之所飲食當如高氏之說蓋有位而有常祿者謂之祿秩無常祿而官為共給者謂之供養周禮門關之財以養老孤孟子言國君養賢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類皆供養也平時祿秩供養或有過從其厚者至此收斂之時乃嚴核其當否而收之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鄭氏曰稻始熟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釋文鼽音求嚏丁計

反○呂氏春秋嚏作窒

鄭氏曰未之氣乘之也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釋文竟音境後同

鄭氏曰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

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釋文煖乃管反又許元反解古買反○今按解懈同○呂氏春秋作師旅必興

鄭氏曰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尾宿析木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十月節日在尾十度秦時十月節日在尾十二度又三統書十月節昏危十四度中旦翼初度中秦時十月節昏時危十六度中漢時

十月節旦時七星巳酉過十九度秦時十月節旦時當翼五度中也

其日壬癸

高氏誘曰壬癸水日漢書律志曰懷任於壬陳揆於癸鄭氏曰冬時閉藏萬物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愚謂壬癸屬水故日之值壬癸者皆屬乎冬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釋文顓音專頊許玉反

鄭氏曰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元冥少皡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愚謂顓頊在天水德之帝也高陽氏以水德王其號亦曰顓頊祭水帝則以配食焉元冥在地水行之神脩及熙爲水正其官亦曰元冥祭水神則以配食焉顓頊者冬物閉藏其德專一而靜正也元冥者水水之色元而幽

閉也

其蟲介

馬氏晞孟曰元武水屬也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吳氏澄曰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之象故凡物之甲者皆屬水愚謂介蟲沈重而下伏得陰之極者也故屬冬

其音羽

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漢書律志曰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律中應鍾 釋文應應對之應

鄭氏曰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周語曰應鍾

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漢書律志曰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蔡氏元定曰小雪則應鍾四寸六分六釐

其數六

六者水之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釋文朽許九反本或作㱙

鄭氏曰鹹朽者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馬氏睎孟曰潤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爲朽

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

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愚謂行謂宮內道路之神也冬祀之者以其為往來之交也祭先腎者腎屬水冬氣靜而復其所故自用其藏也○白虎通淮南子蔡邕獨斷皆云冬祀井大元數亦云冬為井夏盛德在火而祀竈冬盛德在水似乎祀井為宜然詩云取羝以軷以興嗣歲聘禮出釋幣于行入釋幣于門則行為五祀之一無疑○行神所主不同月令冬祀行聘禮釋幣于行此宮中之行神也聘禮記云出祖釋軷軷祭行神此國外之行神也行神皆主道路但所主不同耳曾子問疏引崔氏說謂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及道路之神其說非是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釋文蜃常忍反見賢遍反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孔氏曰知大水爲淮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爲蜃高氏誘曰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呂氏春秋作宏以弇鄭註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作袗字之誤也

元堂左个明堂北方之西室也鐵驪馬色黑如鐵者也車馬衣服皆以元及黑者順水色也黍水穀彘水畜也器閎以奄謂其中宏大其口掩小象冬氣之收斂而藏物於內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立冬十月之朔氣也迎冬者迎黑帝顓頊祭之於北郊

之兆而高陽氏配食焉死事謂死國事者孤寡死事者之妻子周禮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是也蓋行此賞以勵死敵者之氣亦所以順殺氣也孟春迎氣行賞後則命布德和令孟夏迎氣行賞後則命習合禮樂及贊桀俊之屬孟秋迎氣行賞後則命選士厲兵皆迎氣日發命以應時氣孟冬獨無所命者冬主閉藏不別發命者亦所以順時氣也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釋文釁許靳反筴初格反○呂氏春秋作命大卜釁祠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鄭註今月令曰釁祠○按註疏審卦吉凶句是察阿黨句則罪下屬今當以卦字察字罪字爲句

大史當作大卜卜筮官之長也釁者攘磔之祭名龜筴所以卜筮於歲首釁之神之也龜所得曰兆筴所得曰卦有事而卜筮則占兆審卦以察所行之吉凶也阿謂

有所曲狥於上黨謂有所私附於下其或有阿黨而以吉為凶以凶為吉者必治其罪無得有掩蔽而不以實告也蓋因命釁龜筴而言此以預戒之鄭氏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氏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愚謂四時之服不同而獨言裘葛者以其為寒暑之大別也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釋文上時掌反又如字○呂氏春秋無塞字

孔氏曰以易卦爻象言之則七月三陽在上為天氣上騰三陰在下為地氣下降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

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易含萬物言非一端各取其義不相妨也愚謂命有司以此者欲使之順天地而行閉藏之令下文三節所言皆是也○閉塞成冬乃言天地之氣鄭氏以閉門戶塞窓牖言非是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釋文藏才浪反又如字行下孟反積子賜反聚才杜反又並如字仲冬同

鄭氏曰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也積聚謂芻禾薪蒸之類愚謂積聚謂禾稼之露積者斂謂納之於囷倉秋主斂故孟秋命百官始收斂冬主藏故孟冬命百官謹蓋藏民間之收斂視官爲稍晚故仲秋趣民收斂至此又命司徒循行而趣之爲其尚有未斂者也

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

關梁塞徯徑釋文鍵其輦反又其偃反要塞先代反塞徯上先則反下音奚○呂氏春秋坏作坿壐作壐箋註今月令壐或爲壐

鄭氏曰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梁也徯徑禽獸之道也孔氏曰城郭當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愼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徯徑細小狹路故須塞高氏誘曰要塞所以固國關梁所以通塗塞絕徯徑爲其敗田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釋文塋音營壟力勇反○呂氏春秋塋作營

鄭氏曰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

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孔氏曰衣裳襲斂多少及棺椁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大小鄭註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檀弓註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愚謂飭喪紀謂正飭喪事之條理墓域曰塋其封土而高者曰丘壟喪紀之衣裳有多寡棺椁有厚薄塋有大小丘壟有高卑厚薄皆所以爲貴賤之等級辨之審之皆以正飭喪紀也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釋文當丁浪反○呂氏春秋無命字功有之功作工

鄭氏曰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孔

氏曰功有不當謂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也窮其情窮其詐僞之情慝謂季春云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於其方作而戒之也此又言毋作淫巧以蕩上心於其既成而察之也竭其力謂之功盡其心謂之致雖合度程戒淫巧而未能功致猶未得爲器之善也勒刻也器之功致與否一時未能遽辨必用之而後見故刻工名於物於其既用而考之則其誠僞莫能逃矣考工記輪人曰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築氏爲削曰敝盡而無惡所謂考其誠者如此

是月也大飲烝

烝冬祭宗廟也曰大者冬物可進者多也曰飲烝者猶獻酬於宗廟而曰飲酬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

祀勞農以休息之釋文臘力合反勞力報反○呂氏春秋割下有牲字饗先祖作饗薦祖農下有夫字

鄭氏曰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愚謂社以上公配祭故曰公社此所言皆臘祭也臘祭始於戰國史記秦惠王始臘韓非書山居谷汲者媵臘相遺以水左傳有虞不臘之言蓋其書亦作於戰國時耳勞農旣祭而合民飲酒相慰勞也周制營室中而土功始秦以仲秋與土功故是月民已休息也○周禮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但言樂之感

於神祇其遲速不同大約如是非謂諸神皆一祭中所有也鄭氏誤謂一祭有此諸神求其說而不得唯蜡祭有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說遂指為蜡祭月令孟冬祈天宗祠公社此秦時所禱之祭鄭氏又以其合於大司樂徧致神示之說亦指為蜡祭展轉相證浸淫蔓衍唐宋議禮率用其說於是所謂蜡也者自日月星辰社稷四望山林川澤之示羽毛鱗介之細莫不徧及矣夫蜡祭之日合聚萬物者謂禽獸百種之屬無所不祭初不謂徧祭天地間之神示也祭祀之禮祭尊可以及卑祭卑不可以及尊蜡祭八神而猫虎之微與焉乃因而祭及日月星辰社稷四望於尊者既非專誠之義於卑者復有厭降之嫌求諸禮意不亦遠乎且蜡祭用醯醢而天神用實柴槱燎社稷四望用血祭蜡祭之樂土鼓葦籥

而天神舞雲門地示舞咸池四望舞大磬乃禮之必不可得而合者月令有臘而無蜡秦制也郊特牲有蜡而無臘周制也月令歷言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而無一語及八蜡之神郊特牲歷言八蜡之神而無一語及天宗公社等之祭二記所言不啻風馬牛之不相及豈容牽合而指爲一祭乎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呂氏春秋率作帥習作肄

此卽周禮冬大閱之禮也春治兵夏茇舍秋振旅冬大閱皆所以習武事也而唯冬之大閱爲盛左傳所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也角力角擊刺之技勇習射御以講車乘之武角力以講步卒之武○鄭氏謂此爲仲冬大閱習之果爾則仲冬何以反不言大閱周禮大雩在孟夏而月令在仲夏周禮田獵及時祭皆以仲月而月令

酎以孟夏嘗以季秋烝以孟冬教田獵以季秋講武以孟冬此自秦制不同皆不可以周制求其必合至其他周禮之不著於月令者甚多或本無此禮或記文疎畧要無庸以意說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鄭氏曰因盛德在水收其稅愚謂水虞澤虞漁師𢿱人也水泉池澤之賦若周禮𢿱人之𢿱征掌葛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之類是也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鄭氏曰寅之氣乘之也民多流亡象蟄蟲動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鄭氏曰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爲風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鄭氏曰申之氣乘之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釋文辟必亦反又必狄反

斗宿星紀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大雪日在斗十二度秦時大雪當在斗十四度又三統書大雪昏壁五度中旦角三度中秦時大雪昏辟七度中漢時大雪旦軫星已西過四度秦時大雪旦角五度中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鄭氏曰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漢書律志曰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

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蔡氏元定曰冬至則黃鍾九寸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釋文鶡本亦作鴠同戶割反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高氏誘曰坼凍裂也鶡旦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元堂大廟明堂之北堂也

飭死事呂氏春秋無此句

孔氏曰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令戰有必死之志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呂氏春秋無愼字蓋下有藏字以固而閉下有發蓋藏起大衆字沮作且必作多

鄭氏曰大陰用事尤重閉藏愚謂以固而閉謂上文所言皆所以固陰氣之閉藏也此句下當有發蓋藏起大衆二句沮當作且房所以藏物者是時陽氣潛藏地下若房舍然若發蓋藏起大衆則地下之陽發洩於上是發天地之房也蟄蟲隨陽氣以生陽氣洩故死陰氣用事而陽氣出而干之二氣乖沴故中乎人而爲疾疫又隨之以死喪也暢達也時當閉藏而暢達之故命之曰暢月言其逆天時也○孔氏曰愼無發蓋則孟冬云謹蓋藏是也非唯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也愚謂孔

謂此非一月之事是也然此所命下及季冬而非上包孟冬孟冬謹蓋藏欲其謹於方藏也此云毋發蓋戒其發於已藏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釋文重直龍反省所景反

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工奢僞怪巧物也貴戚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馬氏晞孟曰貴戚易奢近習易驕欲法之行自貴近始愚謂此門閭謂宮中之門閭也巷門曰閭宮中有永巷故有閭○郝氏敬曰周禮內宰宮伯皆大夫士爲之故先王之世宮府如一是書以奄爲尹內宰宮政之職移而屬之奄矣此秦作法之弊

趙高所以專制也愚謂郝氏之說固善然奄尹之名或因其所領者乃奄官若周禮內宰之下有內小臣寺人之屬而其爲尹者未必奄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釋文酋子由反又在由反秫音述麴邱六反糵魚列反湛子廉反熾尺志反火齊才計反監古銜反貸音二又他得反○呂氏春秋熾作饎[illegible]作或

鄭氏曰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於周爲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生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孔氏曰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爲酒正此註大酋爲酒人者以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監作故爲酒人也

此月漬米麴至春而成故毛詩傳云春酒凍醪吳氏澄曰黍稷稻粱之黏者皆曰秫此稻既別出則秫乃黍稷粱之總名愚謂麴糵者所以爲酒也秫稻者所以爲麴糵也齊謂齊同成熟無秕稗之雜也時者麴之蒸鬱必伺其溫涼之時而調適之則生衣多而力厚也湛必絜者謂盛水之盆盎欲其滌濯之淨也熾必絜者謂所用炊之柴薪也如以勞薪炊飯則味變是熾之不絜其害於酒可知以水泉漬秫稻及以和麴必欲其香香謂甘洌也陶器甑甗尊罍之屬良謂不髻墾薜暴也器不良以之炊及盛酒則能敗味火齊謂火之齊候炊米和酒其生熟必得中也六者一有失焉則謂之差貸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呂氏春秋井下有乃字源作原鄭註今月令淵爲深

大川江淮河漢之屬名源大川所發源岷山桐柏之屬淵深也深澤雲夢大野之屬四海水之所歸也大川名源水之流者淵澤井泉水之聚者鄭氏曰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釋文畜許六反○呂氏春秋馬牛作牛馬

鄭氏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禁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愚謂畜獸羊豕之屬也官之收物始於孟秋藏物始於孟冬仲秋趣民收斂孟冬命司徒循行積聚毋有不斂則民閒之收物始於仲秋而畢於孟冬至仲冬乃藏物之候也今其積聚非唯不藏而且未收則其怠惰勿率甚矣故又下此令非徒警懼其主使之急於收斂且與

其積聚耗敗於外牛馬凍露而死不如使他人得取之以為用亦貨惡其棄於地之意也然民之收斂趣之再三而藏僅於是言之蓋藏易於收既收未有不藏者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敎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釋文道音導○呂氏春秋蔬作疏

高氏誘曰無水曰藪有水曰澤草實曰蔬食鄭氏曰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蔬食愚謂是時禾稼畢納故命之以餘力取蔬食獵禽獸敎道之者指示其所在也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既敎道以遂其求又禁侵奪以止其爭所以為民計者周矣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愚謂日短至謂短之至極以昏明之限言則晝四十刻夜

六十刻以日出入之度言則晝三十五刻夜六十五刻也今法冬至晝三十六刻十分夜五十九刻五分蕩動也諸生蕩者陽復於下而諸物之生氣初動也仲夏曰死生分懼陰之長也仲冬曰諸生蕩喜陽之復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釋文去起呂反耆市志反○呂氏春秋掩作弇

此謂冬至之日也齊戒以安其性處必掩身身欲寧以安其形去聲色以禁其耆慾事欲靜即仲夏之靜事無刑也此所言皆與仲夏同而稍畧以彼文可互見也蓋敬慎安靜以養微陽之初起陽長則陰自將退聽而陰陽之爭者定矣○鄭氏曰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反朱子說已見仲夏章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釋文芸音云荔力計反○呂氏春秋結作紆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薤也水泉動潤上行高氏誘曰荔馬荔挺生出也孔氏曰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陽動則宛而上首故結而屈也愚謂季冬水澤腹堅而此云水泉動者謂隨陽氣而動於下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愚謂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謂此月也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鄭氏曰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呂氏春秋此作所

吳氏澄曰闕廷脊土以補其凹陷門閭堙塡以塞其罅隙愚謂仲春曰省囹圄孟秋曰繕囹圄此又曰築囹圄者蓋孟秋之繕特因其本有脩治之而其所省者如故也至此收藏嚴肅之時又增築之此月之所築卽至仲春而省之者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釋文氛芳云反○呂氏春秋氛作氣

鄭氏曰午之氣乘之也氛霧冥冥霜露之氣散相亂也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釋文雨于付反汁音執瓠戶故反

鄭氏曰酉之氣乘之也雨汁者水雪雜下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釋文疥音介○呂氏春秋疥作

鄭氏曰卯之氣乘之也蝗蟲爲敗當蟄者出也水泉咸竭大火爲旱也疥癘之病孚甲之象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婺女者北方元武之第三宿而元枵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小寒日在婺女八度秦時小寒日當在婺女十度婁者西方白虎之第二宿氐者東方蒼龍之第三宿案三統書小寒昏婁十一度中旦氐十二度中秦時小寒昏時婁星已西過一度當胃初度中旦時氐十四度中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鄭氏曰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漢書律志曰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

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蔡氏元定曰大雪則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十二律之相生自蕤賓以下鄭氏與班固漢志不同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者鄭氏之說也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者班固之說也西山蔡氏云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林鍾南呂應鍾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中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是蔡氏以班固所言者大呂夾鍾中呂之本用之以調聲者也鄭氏所言者就大呂夾鍾中呂之本而倍之以爲候氣之用者也然十二月候氣皆用本律何以此三律乃用倍聲且如班固蕤賓下生至蕤

賓清宮不可又下生却當上生大呂故沈存中疑其時上時下非自然之數蓋自子至巳爲陽律陽呂律呂皆下生自午至亥爲陰律陰呂律呂皆上生鄭氏所言大呂夾鍾中呂以蕤賓三律上生而得之者乃其本律而班固所言大呂夾鍾中呂三律以蕤賓三律下生而得之者特其半律耳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釋文鄉音向雊古豆反乳如住反○呂氏春秋雉雊雞乳作乳

雉雊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高氏誘曰鵲陽鳥順陽而動始爲巢也乳卵也愚謂鴈北鄉者始鄉之而尚未北也至正月候鴈北始北歸矣是月雷應陽氣始發聲於地中雉聞之而雊漢書云

雉者聽祭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是也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元堂右个明堂北方之東室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釋文難乃多反
鄭氏曰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
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愚謂是月陰寒至盛故
命大難仲秋之難唯天子行之季春之難雖及於國人
而不若是月之驅除爲尤徧也旁磔磔牲於國門之旁
卽季春之九門磔攘也出土牛者牛爲土畜又以土作
之土能勝水故於旁磔之時出之於九門之外以禳除
陰氣也十二物相屬其說未知其始月令季冬出土牛
或秦時已有此說與

征鳥厲疾

鄭氏曰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愚謂厲疾言其捷鳥猛厲而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呂氏春秋畢下有行字天下有地字

此於歲終總祭諸神承孟冬之所未祭者而畢之亦秦禮也帝之大臣謂先帝之大臣即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也山川先於帝之大臣者山川中有嶽瀆尊也天地之神祇最在後者孟冬已祭天宗及公社此所祭天神乃風師雨師司中司命之屬地祇乃邱陵墳衍之屬卑於帝之大臣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是月魚美於始漁而天子親往爲將薦寢廟重其事也國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留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槁蓋自此月始漁以至於季春皆取魚之時也季春所薦唯鮪此言嘗魚明非一種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釋文腹本又作復又方服反○呂氏春秋腹作復鄭註今月令無堅

水流水也澤聚水也腹謂水之深處言其在水之中若人之腹然水之冰由上以漸及於下至是月而水澤之腹皆凝結而堅固故可取而藏之也入謂入於凌室以入猶畢入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釋文種章勇反○呂氏春秋令下有司字

鄭氏曰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

田器鎡錤之屬愚謂令告民令田官告之也五種五穀之種出謂出於倉窖而簡擇之耦耕者耕必以二人爲耦也正月農事將起故於歲終預飭之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釋文吹昌睡反

季秋習吹至此則合而作之以觀國子學吹之成也此亦當天子親往不言者以巳於季春見之也言而罷者以一歲學樂之事於是而終也○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愚謂如鄭氏之說則合吹爲燕飲而舉必不當舍燕飲而但言合吹也飲酎用禮樂必不可但言用禮樂也大雩用盛樂必不可但言用盛樂也使飲酎但言用禮樂大雩但言用盛樂則人亦安知其所用爲何事乎必無是立文之法也王居明

堂禮所言古或有是禮若以月令合吹當之則必不然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釋文共音恭下文以共皆同燎力召反○鄭註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

鄭氏曰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愚謂薪以給烹飪燎以助明若庭燎及田燭之類是也薪燎所共非一獨曰郊廟及百祀舉其重者言之爾合秩芻以夏草至夏而長也收薪柴以冬薪至冬而乾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釋文幾音祈又音機

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而猶汝也言專一汝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孔氏

日去年季冬日次於元枵至此月復次元枵故曰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日月會於元枵至此復會於元枵故曰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其故處故曰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而汝也言在上專一農民之事毋得興起造作有所役使也蓋此條月令者爲國家戒約之辭月令内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愚謂星回於天謂今年正月節昏參中至明年正月節復參中也經星每日一周天實不待終歲而回但其東西伏見昏旦之中皆隨日之所行而異日行一歲始周故星之中於昏旦伏見於東西亦必盡一歲乃回復於舊處也小民終歲勤動至春農事又起

唯歲晚務閒之時少可休息若又使之則力不堪矣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呂氏春秋無公字

鄭氏曰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馬氏晞孟曰先王之時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飭國典之未宜者改之以經邦治論時令之未協者正之以授民事至正月始和布焉所謂待來歲之宜也吳氏澄曰國典經國之常典時令隨時之政令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令無常故須商度所宜而行來歲所宜謂時令也論時令必先飭國典者時之所宜雖不同要無不出於國典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鄭氏曰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孔氏曰言諸侯則同姓異姓皆然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鄭氏曰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孔氏曰不言士省文愚謂宰疏以爲小宰周禮小宰職掌祭祀賓客之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是也上所賦者畿外之國此所賦者畿內之地天地社稷宗廟尊故所賦者廣山林名川卑故所賦者狹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

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呂氏春秋此下有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十二字）

此復總上三節而結言之上言諸侯卿大夫此獨言民者邦國采地之賦皆由民出也犧牲非國家之所乏而必以出於民力者奉祭祀蓋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且以明所為祭祀者凡為民祈福而非私其禱於已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

鄭氏曰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介蟲為妖者丑為鼈蟹也（疏云陰陽式法丑為鼈蟹）四鄙入保畏兵辟寒象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釋文夭烏老反）

鄭氏曰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者衆害莫

大於此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鄭氏曰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

禮記卷十七終

貢生樂清鄭集賢校栞

禮記卷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曾子問第七之一

別錄屬喪服

此篇多記吉凶冠昏所遭之變內子游問者一條子夏問者一條餘則皆曾子問而夫子答之者也亦有不言曾子問直曰孔子曰者或記者文畧或孔子自爲曾子言之不待其問也蓋先王所著之爲禮者其常也然事變不一多有出於意度之外而爲禮制所未及備者曾子預揣以爲問夫子隨事而爲之處蓋本義以起夫禮由經以達之權皆精義窮理之實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

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

朝奠小宰升舉幣釋文大音泰下文大祝大宰大宗大廟皆同祝之六反裨婢支反毋音無本亦作無祝聲之六反徐之又反三息暫反又如字下聲三及三者三皆放此

此言世子生告殯之禮也攝主謂攝爲喪主者蓋世子雖未生而喪不可以無主故以庶子或兄弟之子暫主喪事左傳季桓子疾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南氏生男康子請退所謂攝主者謂若康子者也朝夕哭之位攝主在阼階東西面卿大夫在其南今以告殯故在西階南北面以殯在西階上也裨猶副也益也服冕者各以其上服之次爲裨冕此兼明天子諸侯之禮天子之大祝下大夫服希冕其裨冕則元冕也大祝接神故吉服又以在喪故不用其上服而服其次也顧命王麻冕黼裳

大保麻冕彤裳黼裳者三章之絺冕裳繡黼黻者也彤裳者一章之元冕元衣纁裳者也以此知在喪而假冕服者皆視其常服有所降明矣帛制幣也十端爲束告於堂下則大遠升堂又迫近殯所故升階盡等而不升堂遠近之節也命毋哭者告神宜靜也聲三謂發聲告神者三欲其聽之也某夫人之氏也殯無几筵此特設几以奠幣蓋橫設於殯東與尋常設几之法異也哭降者大祝既告則哭而且降而北面於大夫之列也衆主人君大功以上之親也亦從攝主北面於西階下前不言者文略也房中婦人也朝夕哭之位男子在阼階下西面婦人在阼階上西面今告殯男子在西階下北面故婦人在西房中南面皆爲欲嚮殯故也不踊者此告殯耳異於朝夕哭及受弔也反位反朝夕哭之位也告

殯在朝哭之後既告反位而後朝奠鄭氏曰聲三噫歆警神也孔疏曰直云祇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出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曰歆警神也小宰升舉幣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孔氏曰周禮小宰職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是幣小宰所主也知埋之階間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此幣亦埋階間也○鄭氏以攝主爲上卿代君聽國政者果爾則百官總已以聽終於三年者也何以下見殯不言攝主乎又鄭氏謂筵几以明繼體不知明繼體何所取於几筵且記但言几不言筵也雜記諸侯致含禭有葦席既葬蒲席有筵而無几此奠於殯東几上有几而無筵蓋皆特設之以受幣物故不備几筵與設坐位之法異無他義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釋文少升召反奉方勇反衰七雷反從才用反下同見賢遍反下見伯父廟見族見同

此言見殯之禮也如初位者如告殯時西階南之位也不言攝主者見子則子爲喪主而攝主退矣大宰主贊王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故子見皆從天子之卿六命服毳冕其裨冕則希冕也二卿裨冕猶大祝裨冕之義也少師主養子者蓋以師氏之上士爲之左傳所謂卜士負之者也初生未能服衰故用衰奉之特牲少牢吉

祭祝先主人從士虞禮凶祭主人先祝從此在喪中乃祝先子從者以告神故依吉祭之禮也入門哭者止者子乃喪主初入門未哭故衆主人止哭以待之也升自西階者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也殯前北面者殯南首子不可正立於其南而當死者之首當在殯之東稍南而北面也祝立於殯東南隅者詔辭自右祝在子之右而稍後直殯之東南也祝亦北面子某者稱其名也禮子生三月見於父父名之此見殯稱名則名子在見殯之先矣疏謂大宰卽位立名然後告殯是也子拜稽顙哭者奉子者代爲之也初告子生不踊此皆踊者子初見殯故踊子踊則衆主人以下皆從而踊矣三者三者踊以三度爲一節如是者凡三也降東反位者降自西階而反阼階東之位也此言東反位於衆主人卿大

夫士之下則人君朝夕哭之位卿大夫士皆同面與上
喪禮異矣皆袒者子及衆主人卿大夫皆袒也子又踊
者象小斂後主人初即阼階下之位而踊也子踊則衆
主人卿大夫及婦人皆踊不言衆主人卿大夫踊者文
畧也見子時婦人在西房反位時在阼階上西面皆與
男子拾踊故言房中亦踊欲見婦人在房中及反位皆
踊也襲而衰杖者成子禮也奠謂朝奠出者出反於喪
次也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不言宗廟社稷者亦文畧
也鄭氏曰三日負子日也因負子名之喪禮畧也孔氏
曰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
故也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堂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
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
哭位故皆袒

曾子問曰如巳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釋文禰本又作祢乃禮反

孔氏曰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同廟主之稱故曰禰也不云裨冕者未葬尙裨冕葬後不言自顯也不云執帛者凡告必制幣從可知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経自依常禮也前不云宗廟社稷此不云五祀互相明也王肅云未葬當稱子某故三日名之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愚謂前告殯卿大夫士皆在者以朝哭故也既葬不復朝夕哭故唯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蓋大宰攝政宗伯主宗廟之禮故也不言攝主者子生則退矣三月乃名於禰者三月乃見於禰而名之也然必有主主幼則使人抱之未葬殯

宮有朝夕哭奠拜賓之事故三日卽見旣見而後攝主
可退旣葬則朝夕哭皆在廬而殯宮無所事焉故子生
則攝主可以告退而見子亦可以待三月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
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
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釋文朝直遙反
下同牲依註音制
○今按牲如字
祖大祖也祖與禰皆設奠以告之或言告或言奠互見
之也冕而出視朝者諸侯朝天子服裨冕今於將出時
先服之以視朝所以預敬其事也命祝史告宗廟謂君
所不親告者也告山川就國外之兆而告之也五官五
大夫主國事者道祭行道之神於國城之外也其禮以
菩芻棘柏爲神主封土爲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

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行道時無險難也周禮犬人伏瘞亦如之鄭謂伏爲軷祭則天子軷祭用犬諸侯降於天子軷祭蓋以狗與告者五日而徧者容日告一廟也前行五日君親告禰廟其祖及曾祖高祖使祝史以次告之至五日君親告大廟遂奉遷主以行上以尊卑之次故先言告于祖其實告祖最在後也若告山川則分四方以四日告之至五日告社稷而遂奉社主以行也過是非禮者蓋過五日則其所告者不相繼續於先告者嫌於瀆其命於後告者嫌於怠其禮故爲非禮告出告反並用牲幣但告反所用之牲重於告出以聘禮出釋幣反釋奠推之可知也天子巡守歸假于祖禰用特牛則其出當用特羊諸侯或歸用特羊出用特豕與孔氏曰大夫衆多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鄉者

或從君出行或留國總主衆事既命五大夫亦命卿可知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告于禰謂親告之不言祖者使祝史告之也朝服諸侯之朝服元冠緇衣素裳冕弁皆以冠名服而朝服與元端同冠故因以其所用以爲服名凡經典言朝服皆謂此服也諸侯相朝亦冕服此將出視朝不冕服祖廟不親告山川僅告於所過皆所以貶於朝天子之禮也反則祖禰皆親告者告反之禮重於告出也○朝聘之服不同朝以冕聘以弁諸侯朝天子禕冕其自相朝亦然熊氏謂諸侯相聘皮弁服相朝亦皮弁服非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釋文殯音賓出註

鄭氏曰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孔氏曰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供養故令重者居先自從也從啟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時唯設母之啟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故云自啟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更設新奠仍有舊奠存也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於父殯宮而設奠也奠父之後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啟父

殯圳節賓出遂營備葬父之事處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愚謂不奠謂不爲未葬者設朝夕奠也凡朝奠至夕則徹之夕奠至朝則徹之今於輕喪既啟之朝不復徹重喪之夕奠而設朝奠也蓋既啟則哀有所偏隆葬近則事有所偏急故於重喪之奠有所不暇及也次謂居喪次舍之處廬堊室之所在也葬時柩至此則哭踊以致其哀今行葬不哀次者喪次乃爲父母之所同而父喪尙在殯故不敢爲母喪致哀於此也奠謂設重喪之夕奠也虞以安神故亦先重而後輕○孔疏以次爲大門外接賓客之處非也此云行葬不哀次則非並有喪者其葬母固當哀次矣婦人迎送不出門可謂次爲大門外接賓客之處乎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鄭氏曰族人之婦不可無統孔氏曰此謂無子孫及有子孫而年幼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故曲禮七十曰老而傳愚謂宗子主宗廟之祭祭必夫婦親之故不可以無主婦大宗小宗皆然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釋文冠古亂反下同

鄭氏曰冠者賓與贊者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孔氏曰加冠在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則廢愚謂此篇所言冠者與士冠禮異士冠禮言冠者謂加冠之人也此篇言冠者謂為人加冠之人也冠禮有醴子醴賓醴賓在醴子之後旣不醴子則不醴賓可知饌陳也所陳醴子之具上

冠禮無醴勺觶角柶脯醢之屬在房中者是也不醴子故徹之埽者爲異事改新之也卽位而哭謂喪遠者也若近則往哭之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鄭氏曰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愚謂未及期日謂旣筮日而未及所筮之日也因喪服而冠者於成服之日就喪次以喪冠而冠也蓋亦當有賓及贊者旣冠字之一加而已而無餘禮也冠爲重禮乃因喪服行之其畧如此者何也蓋吉禮重於嘉禮以嘉禮所以接神而吉禮乃所以事神也凶禮又重於吉禮以吉禮爲事之常而凶禮乃事之變也冠禮雖重視喪禮則爲輕矣適子於喪服不能備今旣有冠日乃以不能備嘉禮之

故而不得以成人之服居喪則是以所輕廢所重也故因喪冠者非輕冠禮乃所以重喪禮也雜記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子乃謂備嘉禮而冠者與此因喪服而冠者異也○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而此言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則未有期日者固不必因喪而冠矣蓋父母之喪已及冠年則必因喪而冠以不欲以未成人之禮服其親也若齊衰以下則有當室有不當室不當室者已筮日則因喪而冠此記所言是也若未筮日則大功者待喪末以吉禮冠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是也齊衰者待除喪以吉禮冠雜記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下殤之小功本齊衰之親也當室者齊衰大功之喪已及冠年則冠故雜記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明齊衰大

功因喪而冠可知小功以下則待喪末以吉禮冠雜記

小功之末可以冠是也葢因喪而冠者所以重喪服而

服之輕重恩之隆殺不同故冠之緩急亦異也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

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釋文醮子妙反

鄭氏曰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

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惡謂大夫謂天子

之大夫也諸侯大夫未冠嗣位初見天子天子假大廟

而命之賜以冕弁禮本於尊者所成故歸遂不復行冠

禮也大夫五十而後爵此未冠嗣位得賜冕弁服於大

廟謂有功得世國若周召劉單之屬者也設奠者告於

祖廟也服賜服言服所賜之服而告廟明不爲冠禮也

酌而無酬酢曰醮冠禮有醴與醮醴用醴三加之後總

一醴之醮用酒每一加而一醮醴質而醮文醴重而醮
輕諸侯冠禮用鬱鬯之祼左傳君冠必以祼將之禮行
之是也此云有冠醮無冠醴據大夫言之也大夫冠禮
當用醴今以不復行冠禮故但使人酌酒醮已而不用
醴若諸侯則亦但使人酌酒醮已而不爲鬱鬯之祼也
受賜服者如此則因喪而冠者其不復行冠禮可知矣
○孔疏以醴與醮爲適子庶子之分非是說見郊特牲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
后饗冠者

鄭氏曰饗謂禮之恩謂祭於禰者冠於禰廟既冠而行
告祭也埽地亦爲新其事也饗冠者謂醴賓也士冠禮
醴賓以一獻之禮贊者皆與是也伯父叔父尊故先見
之而后饗冠者父在而冠則於其父饗冠者之時而見

伯父叔父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三年之喪至期而祭謂之小祥小祥練冠練衣練祭謂練冠以祭也特牲禮三獻以後主人獻賓及衆賓訖洗觶酬賓奠于薦北賓取觶奠于薦南至衆賓長爲加爵之後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賓乃取所奠觶酬長兄弟長兄弟取觶酬賓交錯以辯謂之旅酬今小祥之祭長兄弟爲加爵則禮畢賓不復取所奠觶行旅酬之禮也昭公練而旅酬不肖者之不及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賢者之過也鄭氏曰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也孝公隱公之祖父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釋文與音預下至說喪與奠皆同爲于僞反士則朋友一本作士則朋友奠

饋奠謂執喪奠之事也曾子所問者謂已有大功之服而與於他人之喪奠故曰與於饋奠孔子所言謂有服而爲所服者奠故直曰奠天子諸侯之喪爲君服者皆斬衰也大夫之臣爲大夫亦斬衰不奠者避天子諸侯之禮也朋友謂僚屬士卑不嫌與君同故使其屬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不取齊衰者又避大夫之禮也不足則反之者謂殷奠時需人多取於大功以下猶不足則使執事者往而復反也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先者

反之凡喪禮主人皆不親奠吳氏澄曰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斬齊服重必不可執事於人大功稍輕或可與人殯奠而孔子答之如此則知有服之人但爲所服者奠而不可爲他人奠矣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祭謂虞祔練祥也曾子問已有喪服可與於他人之喪祭而孔子復言可爲所爲服者之喪祭以答之也天子之喪蓋不斬衰者諸侯則有之若寄公國賓是也不斬衰者不與祭以羣臣多足以執事也孔子於喪奠直言奠於喪祭言與祭者蓋喪奠主人不親而他人執其事

喪祭主人親之他人特與之而已也大夫臣少故斬衰以外又取齊衰者士亦齊衰者與祭若齊喪者不足又取兄弟大功以下也吳氏澄曰曾子疑小功又輕於大功或可與他人之喪祭而孔子答之如此則知但得爲所服者祭而不得與他人喪祭矣○鄭註謂祭爲虞卒哭孔疏云如非練祥者士練祭時大功服已除天子諸侯之祭則得兼練祥其說非也大功以下但據其本服言之初不嫌已除服而與於喪祭也若大夫士之練祥必服未除者乃得與祭則得與於祭者甚寡必不足以執事矣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喪服謂緦也與於祭謂與於相識之吉祭也上文曾子

兩問而孔子不喻故此特言相譏以明所問者非謂其所爲服者也吉凶不相干已有緦服不得自祭宗廟況他人之祭乎吳氏澄曰曾子疑緦麻更輕於小功或得與所識者吉祭而孔子以不可答之以上三問論喪服則先大功次小功次緦麻由重而漸輕於爲人則先殯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而漸吉也○熊氏以祭爲虞祔謂身有同宮緦服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祭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祭其說亦非也雜記如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言練祥而不言虞祔蓋虞以安神祔以適祖其祭皆不可以久稽雖值三年之喪亦不過既殯而祭耳況其輕焉者乎又曰將祭同宮臣妾死葬而后祭亦謂練祥之祭非虞祔也雖大夫士亦必不以同宮臣妾之未葬輟其父母

之虞祔況天子諸侯乎若謂身有緦服不得爲練祥之祭雖若可通然此唯同宮緦爲然若以喻身有緦服不得與於他人之祭則義不相當故此節所言之祭皆當爲吉祭無疑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釋文說湯活反相息亮反

鄭氏曰說衰與奠非禮者執事於人之神以其忘哀疾也孔氏曰曾子不問吉祭而問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決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已又新始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愚謂廢喪服謂新除父母之喪也新除喪不可與他人饋奠者以已尚未吉祭故不可執事於人之鬼神也擯相猶可以其非所以接神故也吳氏澄曰可者畧許而非深許

之辭則不若并殯相不爲之爲得也詳酌人情禮意緦功之喪踰月可與人祭齊斬之喪則須已行吉祭畢乃可爲人執事也

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釋文取七住反本亦作娶下文取婦取女同

鄭氏曰吉日取女之吉日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

伯姬問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愚謂壻不親弔者以未成昏姻親弔則難爲辭也致命者前已卜日以告於女家女家許之今既未得取故致還其命也兄弟者昏姻之稱也喪服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壻爲外舅小功舅報服緦故曰兄弟弗敢嫁者不敢遽嫁女與之也免喪壻猶弗取者餘哀未忘不欲汲汲於昏也而后嫁之者蓋女之家擇日以告於壻而不俟其親迎也士昏禮有若不親迎之禮蓋謂此也蓋壻弗取者所以盡人子之心女之父母嫁之者所以赴嘉會之期也羅氏欽順曰壻弗取免喪之後不忍遽從吉也而后嫁之所謂有故則二十三年而嫁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釋文迎魚敬反下同

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反奔喪服期孔氏曰改服改嫁時之服嫁服士妻袗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也深衣衣裳相連前後深邃縞白絹總束髮者女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三年父卒爲母亦三年今旣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也愚謂深衣皆不言布此特言布者蓋婦人之服皆深衣之制也元綃衣以上則用帛矣故特言布以别之斬衰總六寸齊衰總八寸婦爲舅姑期則縞總八寸也昏禮舅姑承子以授壻而夫婦之義自此始故在塗而反爲其父母降服期○郭子從問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開元禮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

初昏之禮遇喪後事皆不言之何也朱子曰遇喪之後
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而後束帶相見於
是而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據矣○葉味道問今有
男就成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壻之父母死女之本喪如
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朱子曰此乃
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服自當
降既除而歸夫家耳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
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
何反於初釋文過古卧反
鄭氏曰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祭過時
不祭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孔氏曰男謂

壻也不入大門改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服深衣於門內之次卽位而哭謂於壻家爲位也皇氏以爲就喪家爲位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爲重昏禮是生人相燕飲故爲輕重者尙廢輕者廢可知也愚謂齊衰大功之喪者於男爲齊衰則於女爲大功也於男爲大功則於女爲小功也此聞喪不爲昏禮則昏禮非重於齊衰大功不卽改服者所以降於父母舅姑之喪也齊衰大功之喪有同門不同門而奔喪皆必至喪所男改服於門外者改服於所奔者之大門外也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女改服於門內者改服於所奔者闈門之內也旣改服乃入至喪所與在家者皆卽位而哭也嘉禮輕於吉禮祭過時不祭則昏禮可知故曰又何反於初然則婦可以不見舅姑乎曰齊衰大功之喪婦與舅

姑皆卽位而哭是見也喪事重則於嘉事不得不略也○熊氏安生曰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孔氏曰不問小功者小功輕待昏禮畢乃哭耳愚謂熊氏言行昏禮者謂行同牢合巹之禮然後改服卽位而哭其次日見舅姑盥饋饗婦之禮則不復舉也若小功在塗聞喪者其禮蓋亦如此與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釋文離力智反

不息燭謂不能寢也嗣親則親有代謝之義人子之所不忍言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者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沒則三月而見於廟奠菜於舅姑其祝辭

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也擇日而祭於禰謂擇吉日而奠菜也婦見於舅姑乃成為婦賈氏公彥曰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當如常禮也愚謂賈氏謂姑沒有繼姑當見繼姑固也然於沒者不見於人情亦恐未安且如夫為前姑所生尤不可但見繼姑而已也婦人之先夫而死者雖無廟而祭之於寢則婦就寢而奠菜與○孔氏謂庶婦不廟見非也士昏禮於奠菜祭行之後別言庶婦之禮云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其異於適婦者止此則其餘禮皆如適婦矣蓋供養主於適婦故庶婦不盥饋若廟見所以代質明之見與盥饋殊義庶婦於舅姑存者未嘗無質明之見特醮而不醴耳舅姑沒亦必廟見可知至三月祭行則適婦為

祭主而庶婦不過列於內賓宗婦之班此則與適婦盥饋庶婦不盥饋同義若廟見自與祭禮不同未可以庶婦不得主祭疑之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釋文菲一本作屝扶畏反）

鄭氏曰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孔氏曰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朝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壻為妻合服齊衰杖而非屨又居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不杖不菲不次唯服齊衰而已其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為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愚謂壻不杖不菲不次為未成婦殺其禮也歸葬於女氏之黨亦不祔於皇姑之

意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既葬而除以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孔氏曰所以既葬而除者以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 釋文與音餘下禮與同

尊無二上者言所祭雖衆而所尊者則一而已嘗禘合食羣主而所尊者唯太祖郊祭及日月三望而所尊者唯上帝社祭及四方而所尊者唯后土也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釋文亟徐起吏反

鄭氏曰僞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
非也孔氏曰亟數也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
二主也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
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
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
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釋文辯許亮反
鄭氏曰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
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孔氏曰
二主行來已久故云自桓公始康子正當孔子之時未
知後代行之以否但見當時失禮故云自康子之過愚
謂諸侯於鄰國之臣尊卑既異情分又疎其弔其喪者
乃因其君而及之故其君爲主拜賓唯其情之稱而已

喪禮拜賓者唯主喪一人今哀公既拜康子又拜是有二孤也哀公乃桓子之君而曰孤者以喪禮主人拜賓今哀公拜賓是有爲喪主之義二孤猶曰二主云爾案春秋哀公三年秋季桓子卒時衛君爲出公而非靈公又無適魯之事此記所言疑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釋文守手又反本亦作狩齊側皆反本亦作齋

鄭氏曰齊車金路皇氏侃曰遷廟主謂新遷之主愚謂遷廟主多莫適載焉宜奉其近者而載之故知爲新遷廟之主也金路王乘之以朝覲會同鄭氏齊僕註云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故金路曰齊車載遷主必以金路者巡守即會同也會同乘金路故載

遷主亦以金路象其生時之所乘也取七廟之主以行者謂於七廟中取一主以行非謂並載七廟之主也後世不知載遷廟主之禮故取七廟之主以行又以廟不可無主故又別作一主以行此僞主之所由來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釋文祫音洽聃他甘反從才用反下樺從而從同蹕音畢

鄭氏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去國取廟主以從者鬼神依人者也孔氏曰卒哭明日新主

祔祭於祖故祖主先還入已廟也祫祭是祝之所掌故祝迎四廟之主去國非祭祀之事故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舉諸侯言之也出廟謂出已廟往大廟入廟謂出大廟還入已廟也主出入當蹕止行人若主出入大廟中則不蹕以壓於尊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郭德元問老子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朱子曰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多事所以如此說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

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乃出蓋貴命也

無遷主謂天子則始祖在七世以內諸侯則大祖在五世以內也主命者受命而出而遂以爲主但主其命而無主也凡告用牲幣於所主命者則加以皮圭而奉幣帛皮圭以出但言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不言牲者唯據所奉以出者言之也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覲禮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此皆據無遷主而主命者言之然則主命之禮蓋主禰廟亦受命於禰之義兼言祖禰者因禰而及祖且容父有故不得立而受國於祖者也舍謂館舍每日至館舍必設脯醢之奠於齊車而後就舍禮神而後卽安也貴尊也謂尊祖禰之命孔氏曰在路不可恆設牲牢奠以脯醢而已○鄭氏曰所告

而不以出卽埋之孔氏曰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卽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爲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將所告遠祖幣玉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卽埋之反時以所載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愚謂鄭氏之言所以補記文之所未備而皇氏熊氏各以其意申之皇氏謂有遷主則載遷主而幣帛不以出故卽埋之熊氏謂所告之廟而不走其命者則其幣帛不以出故卽埋之二者皆禮之所有其義相兼乃備但告用皮圭唯所主命之廟則有之而熊氏謂每廟用幣玉主命者主於祖禰而熊氏謂以所告遠祖幣玉載之而去告反重於告出而熊氏謂近祖以下反時無幣

則其說皆非是又前章云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鄭氏見此章言幣帛皮圭而不言牲故破牲幣爲制幣而諸家於告出告反之禮亦皆不言有牲然以舜與王制考之則告禮有牲此章不言牲者蓋以圭命之禮所奉以出者唯幣帛皮圭牲非所奉以出者故畧而不言耳謂告禮無牲非也

禮記卷十八終

後學平陽楊配籛校栞